

冯广维
著

金色年华
流水过

中国商业出版社

金色年华
流水过

冯广维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色年华流水过 / 冯广维著.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44-9380-4

I. ①金…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9498 号

责任编辑: 郭 强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

* * * * *

710×1000 毫米 16 开 18.5 印张 231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序 言

王阳明，字伯安，名守仁，明朝伟大的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一代儒学大师。他成长于明代最黑暗的刘瑾时代，那是一个战乱频仍、官僚机构极度腐败、思想意识极端混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创立了闻名世界、影响世界至今的哲学体系——心学。

自明降以来，中国乃至外国很多的著名人物均视阳明心学为自己建功立业、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事风格。他们在完善自己的同时，以挽救民族危亡、兴盛国家、纯净社会、引导教化为己任，做出了数不胜数风云事迹、巨功伟业。黄宗羲、曾国藩、左宗棠、蔡元培等如此，杜维明、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等也是如此。

但可悲的是，如今的国人，知道历史上曾有王阳明存在的人寥寥无几，了解阳明心学的人更是万不其一。究其原因，其“存天理，去人欲”“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思想焦点乃是被曾经的一个社会时期所摒弃的罪魁所在。时至今日，这其中的唯心主义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在构筑和谐社会主义的今天该是恢复其本来面目、公正体

认该思想体系的时候了。其“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论述要点，仔细研读之下，无不闪耀着璀璨、警醒的光芒。他会告诉人们如何省察自己的过失、如何摆脱烦恼的纠缠、如何践行社会的公德、如何立足于纷繁的世界，他会让我们在心安的境况下，完成自己的夙愿，并在完善自己的同时，激发周围的人共同建设美好的明天。

本书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穿插了一些令人振聋发聩的阳明心学思想，以引导或提示人们的幸福观、工作观、道德观、生活观为主线。其目的是提醒人们在学习阳明心学、传承国学文化的同时，通过自己对该思想体系的认知减轻个人的工作压力、提高个人幸福指数、强化社会的积极进取氛围、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共同实现复兴国家的伟大梦想。

本书是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读者不要专一指摘其中的弊端，而是应以此为开拓思路的引子，通过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实践，让更多的体会心得公诸于社会，切实让阳明心学发扬光大、焕发青春。

作者

2014年6月于兰州

目 录

一

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她，自己就应该坚守。你之所以没有那么坚决，说明你对这件事是持着一种没有太大所谓的态度，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心情戚戚呢？

..... • 1 •

二

猛然间他看到了桌子上摊开的那本“传习录”，心下不由得一下子豁然开朗：归根到底，这样的结果是自己的自我掌控能力不够造成的。因为自己当时在择偶的事情上根本就还没有认真思量过，自己要找一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对于如何去经营自己未来的生活，自己心中还没有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在遇到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行动。

..... • 12 •

三

自己的志向一定要建立在符合自身条件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让自己去脚踏实地地完成自己的实践，同时自己的身心也不会觉得有过大的压力，工作和生活都会有一定的精力去经营。

..... • 31 •

四

任何鬼都是由自己的内心而生，贪财的会臆想到财迷鬼，贪色的会臆想到色鬼，贪酒的会臆想到酒鬼。如果你心里无丝毫芥蒂，就像一个婴儿一样一切都是纯洁无瑕，那你的心里怎么会有鬼的概念呢？

..... • 42 •

五

一种意识只有与心灵完全地融合在一起才会有意义，才能渗透到心灵和情感中，从而才能有效地影响做事的行为。

..... • 56 •

六

老人得了不治之症，哪个做子女的不想哭死，谁不想以此来化解心中的悲痛？可生老病死，自古皆然，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改变。

..... • 73 •

七

中间是鱼塘，鱼塘里养着鱼，在人们心目中鱼总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四周的树木、亭子、房子，都是逐渐走高的。这告诉人们，只要你肯低下你高贵的头颅，你就会看到眼前的悠然和愉悦。再转身来看四周，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世界上原本有很多激励你进步的东西。

..... • 91 •

八

刚出生的娃娃心本是清明剔透的，没有受到外界丝毫的污染，所以他无私无欲，无是非之心，无对错之别，在他的心里只有人的最基本要求。

..... • 103 •

九

“铁丝网刚刚扎上的时候，外边是可以把里边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到这小叶黄杨爬满了，外边的人也只能看到高出围墙的银杏啊、枫杨啊，其他的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还有啊，这些苗木一旦被人买下来，它们只能通过大门，经过一定的手续，才能走出这道围墙。”

• 117 •

十

不要把它单纯地看成是一件坏事，受到了处分也算是提醒了你，让你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 130 •

十一

对待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发现、张扬孩子的个性，然后对孩子的不当之处做适度的修正、引导，这样才能使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学校才能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不是一个一个翻版的奴才。

• 154 •

十二

人有七情六欲是正常的，但我们要使大家明白每个人的七情六欲必须要建立在善善恶恶的基础上，要有理智地控制它们。

• 166 •

十三

小孩子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是是非非，心地自然是一片纯真，不懂得那么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处理一些事情也是从本心出发，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会找个借口无理取闹。

• 178 •

十四

李明轩极力压住浮动的思绪，以免自己在这关键的时刻乱了分寸，虽然眼下面对汹涌的河水束手无策。

..... • 187 •

十五

本来离开老单位是想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好好工作，没想到，换了地方反而让自己进入了更深的漩涡之中，处起事来更加举步维艰。

..... • 197 •

十六

如果自己觉得很幸福，那你就是幸福，别人怎么认为那是别人的事。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到最后明明是自己很幸福就因为别人说自己不幸福，使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幸福了。之所以如此，就是人们没有把自己的心灵也需要营养当回事，而片面地追求物质营养去了。

..... • 204 •

十七

“淑珍，月辉一会就到了，你这样左一趟右一趟的，转半天他也不会早来一会，他该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

..... • 219 •

十八

从国内到国外，从古代到今天，有一个大道理，那就是无论是谁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经历四个过程：立志、勤学、改过和责善。

..... • 228 •

十九

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底线，当人们的道德超越了一定的范围，就应该有法律的约束，让那些诬陷好人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 • 236 •

二十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发生的道理，我当下要做的不是愁肠百结、怨天尤人，而是要理清思路、拿捏好刚柔的脉搏，进退有据地打理好这个自己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的变故，并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尽最大限度地寻求各方的和谐与平衡。

• 253 •

二十一

上大学只是你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它并没有给你的将来上了保险，保证你前途光明一路顺风，这只是你奔向成功的一个阶梯。

• 270 •

—

一个春风摇曳阳光灿烂的早晨，一群自行车伴着一片笑语轻盈地飘出了喧嚣的城市，顺着不宽的水泥路一字排开，向北电掣而去。

水泥路两旁是吐着油光绿叶的白杨、已是碧绿如茵的麦田、半开半闭的野花，它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飞快地向后掠过。惊飞的鸟儿伴着声声啾鸣，电光一般窜上树梢，销行潜影。田野中泛起的潮湿和清新的气流裹着这一群生龙活虎的男女如影随形般跌宕起伏，招呼着亦步亦趋的金光闪闪的太阳，簇拥着，耳鬓厮磨一般一起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碧云天水库。

这是一块方圆四五公里大小的水面，三面环山，山影葱茏，绿色掩映，水面上清澈的水波起伏着倒立的山影，山影像坐轿子一样颤颤悠悠的向前蛇形而去。没有山的一面地势平缓，一栋栋敞亮的平房横平竖直的由水边向后边的绿山依次延伸开去，院子里不时传出鸡鸣、鸭叫、狗吠的声音，村民们悠闲地扛着锄头下地、赶着鸭子进水、摇着小船捕鱼。屋前屋后的桃花正开的热烈，蜜蜂嗡嗡地采着花蜜，鸟儿们飞来飞去东穿西穿地捉着虫儿，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们笑闹着玩耍着，真是一片太平景象。李明轩他们这一群青年停好自行车，在一

片绿茵茵的草地上笑嘻嘻地站住，放眼望去，一个个心旷神怡的，一下子把不住该玩个什么了。因为这里值得玩的比在城里实在有点多，他们可以租条船划进水库，可以租几把鱼竿坐在水边钓鱼，可以沿着条条木板搭起来的甬道走进水库中心的游艇里打麻将、玩扑克，还可以坐上快艇体验一回冲浪的快意……他们这一伙人共十一个，大家七嘴八舌好半天也争不出个统一的观点，没办法大家只能分开：李明轩、凤鸣岐和冷月辉划船。因为李明轩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小时候经常和父亲撑着小船进河撒渔网捕几条小鱼改善生活，如今那条小河早已晾了河床，别说鱼了，就是那时候司空见惯的贝壳也早就失去了踪迹，所以他一见到水就想起了小时候的那条小船。他们几个租好船，李明轩像是怀着心事眼神迷蒙地看着这条小船，凤鸣岐打着口哨一脸坏笑地望着那几个走进水库中央游艇的梅语晗、祝曦森、楚天青、晏梓臻，冷月辉哼着小调眯缝着眼看着席地而卧、懒态百出的艾竹卿、雷万春、林润溪、晏梓明。这时已经普照的阳光照在水面上，粼粼的波纹摇曳着这条小船，他们坐好位置，李明轩掌舵，小船便悠悠地向水库中央游去。“这几个跑大老远的非要坐在草地上打什么扑克，有那兴致还不如不来呢，坐在屋里多舒坦啊！”凤鸣岐不解地自言自语，一脸的不屑。“就是，真没情趣！”冷月辉应和着，满口的不可思议。李明轩看看湛蓝的天，平和地问：“你们说天为什么这么蓝，春风为什么这么柔和？”“嘁，你这话问的，这是自然现象，很正常啊！”冷月辉疑惑地看一眼李明轩，凤鸣岐似有同感，脸也转向李明轩，李明轩微微一笑：“就是啊，那你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自然现象你们想得明白，人各有所好你们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再者说，我们选择了划船，我们就只管划船的事，他们玩什么那只是他们的事，跟我们再也没关系，我们就只是划好船就是了。”俩人听了心下不觉释然。于是，小船伴着船桨激起的雪白的浪花轻快地向前挺进。看着眼前粼粼的水波、两岸郁郁葱

葱的群山，冷月辉感慨道：“要不是听人说有这么个所在，我们也不会来，没到这里，怎么会知道这里是这么的山清水秀啊？”凤鸣岐不屑地瞥一眼酸呼呼的冷月辉，说道：“别无病呻吟了，比这里好的地方多了去了，过几天带你去更好的地方。”李明轩不以为然，说道：“其实月辉说的不错，任何东西不在我们的心里，你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虽然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存在的。鸣岐你说有更好的地方，那你能把所有的更好的地方说出来吗？你能说出来的也只能是你所去过的或你所听说过的地方。”凤鸣岐愕然地看着若有所思的李明轩，不知该如何回答。倒是冷月辉不满李明轩的深奥，揶揄道：“行了，明轩，别说那些别人不懂的道理了，玩个痛快要紧。”于是几个人不再纠结，划着小船向着水面的深处游去。

将近晌午，不同方向的人都回到了艾竹卿他们这里。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晏梓臻一脸泪痕，艾竹卿小嘴巴更是撅得老高，“老姐，你这是怎么地了？姐夫又欺负你了？”晏梓明看着姐姐晏梓臻这个酸楚的样子，不由得调侃着笑道。其实晏梓臻和楚天青还没有结婚，可在晏梓明眼里两个人就打也不开拆也不散了，结婚也就是迟早的事，晏梓明小他们几岁，时间长了也就这么调皮地叫开了。晏梓臻白了一眼总是没正经的弟弟，恼怒地吼道：“去，滚一边去，少嬉皮笑脸的！”晏梓明不为所动，继续嬉笑道：“我估计呀，又是自己钓不到鱼，着急了抢姐夫的，人家不给，就动手打人，结果小手振疼了，还要抹鼻子，晏梓臻，小王八，晏梓臻，小王八……”一边摇着脑袋，赶紧钻出人群，生怕他姐给他几粉拳。晏梓臻也被弟弟逗乐了，扑哧笑出了声。这时人们才觉得肯定是晏梓明说中了，不然厉害的晏梓臻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破涕为笑。可艾竹卿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不由得把眼光转向了林润溪，眼神里写满了疑问：这两个恋得死去活来、爱得恨不得吞下对方的主怎么也闹起了别扭？这时的艾竹卿嘴巴仍是撅撅着，手里捏着

的那朵野黄花无奈地抖动着，幽怨的眼神死死盯着那朵可怜的黄，最后狠狠剐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林润溪，气愤地把黄花摔在地上，双脚猛地踩上去，那朵花瞬间给捻得粉碎。大家都知道，艾竹卿是一个副市长的千金，又是独生，所以从小就娇生惯养、说一不二，折腾起林润溪来那更是花样百出，今天的故事不定艾竹卿又出了什么幺蛾子。而林润溪呢，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从一而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把他拉扯成人，如今母亲已近华发之年，林润溪孝顺就把母亲从老家接了来和自己一起过。“这婆媳之间历来是难以相处，这个母亲年轻守寡，坚贞不二，想必也是女中豪杰，林润溪从小对母亲百依百顺，憨厚朴实。”李明轩看着这一对冤家心里想：“而这艾竹卿又是这样刁钻精灵撒娇使泼阴晴不定，以后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婆媳俩针尖麦芒，前景堪忧啊！”雷万春毕竟大两岁，无可无不可的默然了一会就独自到水边去了。冷月辉倒是那个玩世不恭的性子，大声说道：“大家出来玩就高兴一点啊，闹别扭回家闹去，来，吃点东西再折腾，早就饿了！”早就黄花鱼一样的祝曦淼和梅语晗听见喊声双双凑了过来，不言不语地翻出旅行包里的方便食品，一一摆在草地上，大家围拢来，有的说笑着吃，有的默默地吃，有的咽黄连一样地吃起来。

看来还真是风景如何全由心定，大家出来游玩本是兴高采烈，这里的山水开始还是让人心旷神怡，可恰恰出了这么两件扫兴的事，于是在个人的眼里，这里的美景便不再是那么回事。

凤鸣岐把李明轩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明轩，看出点门道来没有？”李明轩会心一笑，点点头：“你还别说，还真有点门！”他们说的是祝曦淼和梅语晗。于是李明轩大声说道：“梅语晗，你们家不就在这附近吗？我们今天到你家去转一圈，欢迎吗？”总是笑嘻嘻的梅语晗就像一尊永无忧愁的女菩萨，顺势说道：“怎么不行？巴不得呢！”其实她没有想到，李明轩的话是有深意的，他是想顺便让梅语晗的父母

看一下祝曦森，如果梅语晗的父母对祝曦森没什么不好的感觉，这帮人干脆就把他们俩的事挑破了，省得这样心照不宣的大家看着难受。冷月辉倒是爽快，大咧咧地说：“李明轩你就直说不就完了，他们两个感觉合适，就硬生生地确定下来，然后再去，省得麻烦！这年头谈对象总是两个人的事，老人的意见嘛，最多也就是参考一下。”几句话说得祝曦森、梅语晗顿时扭捏了起来。其实冷月辉只是这么无心地说，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这句无心的话竟然成了一句偈语，两个人后来硬是没走到一起，虽然以后还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这时，李明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李明轩闪出人群，掏出手机一看是大姐打来的，他急忙接通了电话，电话里立刻响起了大姐焦急的声音：“明轩呐，你赶紧回家一趟，妈病了！”李明轩的脸立刻变白了，但一转念：“不对呀，我才从家出来几天啊，好好地怎么会突然病了？不是又在赚我吧？”冷月辉看着李明轩脸一会阴一会晴的，觉着不对劲，就凑了过来：“明轩，怎么了？”李明轩似有所思地说：“我妈病了。”晏梓臻着急地说：“那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家呀！我把局里的警车要过来，先送你上车站！”众人一听说李明轩的母亲又病了，纷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劝慰着。可李明轩实在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拨通了大姐家里的座机，那边嗡嗡了两下，就传来了孩子的声音：“喂，谁呀？”“是小薇啊，我是舅舅，你妈妈呢？”外甥女薇薇稚嫩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舅舅啊，我想你呢，我妈刚去地里干活了，明天说要去姥姥家呢！”“哦，小薇，舅舅明天也回去，舅舅给你买好吃的啊，没事挂了吧。”放下电话，李明轩的心就完全松弛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妈真的病了，姐姐哪还会有心思下地干活？但是他知道，即便真的没病，自己也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因为他知道年纪大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真正重视自己，如果希望落空那就会真的生病，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老人身边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重视，他们的心就会宽慰许多。所以李明轩并没有拦

阻朋友的好意，就嘱咐晏梓臻快点把警车调过来。

时辰不大，一辆警车响着警笛风驰电掣般掠了过来，晏梓明抄起李明轩的自行车甩进了警车的后备箱，告诉司机先把自行车放局里。李明轩和大家挥手告别，一屁股跨进警车，警车便又刮阵旋风般开走了。

警车开到火车站，李明轩下了警车，谢过司机，就急急忙忙地买好票。趁着等车的时间，他在车站超市里买了几袋营养品和小孩子吃的东西，正好开始检票了。

下了火车，已是第二天凌晨六点多了，天早已大亮，李明轩提着东西走了半个小时来到县汽车站，正好赶上了去往乡下的头班车。说是班车，其实就是私人买的二手车，车身早已锈迹斑斑，发动机像是拖拉机咣当咣当的，再加上乡下的路坑坑洼洼，车子像是要散了架似的，车厢里也是烟气腾腾，呛的人喘不过气来。破车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晶亮的太阳也早就被汽车摇了出来，明媚的阳光随着车子的起伏晃着人们的眼目。村口终于到了，李明轩喊住了打摆子一样的汽车，拎起东西逃也似的离开，直奔家门。

果然，妈妈正在院子里喂鸡呢，看见儿子回来了，不禁喜上眉梢，赶紧放下手中盛粮食的瓢子，笑呵呵过来拉住了儿子的手。李明轩看着母亲健壮的身子和仍是爽朗的笑容，并没有丝毫挨骗的感觉，心里反倒是异常的快慰。他顺从地拉着妈妈长满老茧的手，觉得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快乐的童年。娘儿两个亲热地进了屋，屋子里却是空空的，不见父亲的踪影，于是问：“妈，我爸干嘛去了？”母亲端详了儿子一会儿，笑眯眯地说：“买肉去了，你姐一会也回来，昨天打电话过来了。”李明轩似有所悟，却又拿不准，探问道：“知道了，小微跟我说的，是姐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的。”母亲恍然说道：“我说你怎么这回还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呢，准是你爸那个老头子让你姐打的，这几天

他说一直梦见你，天天念叨，憋不住了又！”李明轩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笑着跟妈妈说：“我也想家了，不正好吗，一家人聚聚，明轶多少日子没回家啦？”一提弟弟李明轶，母亲脸立马拉了下来，严肃地说：“明轩啊，不是妈说你，你怎么还不如你弟弟让我省心？你看明轶，一毕业就把对象带家来了，你再看看你，你这毕业都这么多年了，对象的事怎么连听都没听你说过啊？我和你爸都急死了，你怎么就不上个心呢？”李明轩每次回家这是再也逃不开的话题，不用几句话，妈的话口肯定是要转到这个题目上来，这也是李明轩最难堪的时候。没办法只好应付道：“妈，你别急，这不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吗？这又不是买白菜，几毛钱一斤，称了分量给钱走人，总得要看着差不多吧？”“又在应付你妈，这回可容不得你了！”母亲诡秘地瞥了一眼满脸惶恐的儿子，出门逮鸡去了。听了妈的话，看见妈的神色，李明轩登时没醒过味儿来，愣了好大一会，才恍恍惚惚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这时薇薇稚嫩的声音传到了李明轩的耳朵里：“姥姥，大舅回来了吗？”李明轩赶紧收回心神，兴冲冲快步走出屋子，薇薇正往屋门口蹦呢。李明轩张开双臂，稍俯下身，薇薇顺势扑进了舅舅的怀里。李明轩抱着外甥女转了两圈，点着她的小鼻子问：“告诉大舅，想我了没有？”薇薇做个鬼脸，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不想，一点都不想！”说完就嘤嘤地笑起来，两条粉嫩的小手臂猛地环住了舅舅的脖子。李明轩抱着孩子跟姐姐打了招呼，把姐姐让进屋。这时爸爸也回来了，他放下买好的菜，笑呵呵地把外孙女从儿子手上接过来，左看看右看看，稀罕不够的老样子。

姐姐脱掉外套，走出房门和妈妈一起杀鸡去了。薇薇也挣开姥爷的怀抱，小跑着找姥姥去了。屋子里就剩下了父子俩，老爷子开始摊牌了。

“这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这三拖两不拖，今年你都快二十七了，连个对象也找不到。没办法我只好给你做主了，虽然这个